

□吴瑞芳

青州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,拥有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建筑,表海楼就是其中一座地标性建筑。

表海楼,又名表海亭,原址在南阳城与东阳城之间的南阳河北岸、东阳城城墙上。名字来源于《左传》“世胙太师,以表东海”,为纪念姜太公治齐之功而修建,具体创建年代不详。据地方志记载,宋代最为兴盛,为当时全国名楼之一,与黄鹤楼、岳阳楼、鹳雀楼齐名。无论是文人墨客、达官贵人,还是贩夫走卒、平民百姓,都喜欢登楼望远、一览全城美景,许多名人还留下了不朽诗篇。

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闻名天下的范仲淹知青州时,多次登临表海楼,并挥毫写下“一带林峦秀复奇,每来凭槛即开眉。好山深会诗人意,留得夕阳无限时”的佳句,描绘出表海楼周围秀美的山峦景色和诗人登楼远眺时的愉悦心情。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在《和人登表海亭》中写道:“花时千圃堆红锦,雪昼双城迭白波”,充分说明当时东阳城和南阳城最高的建筑就是表海楼。欧阳修、富弼等也数次登临表海楼,写下了流传至今的千古佳句。宋代末年,凝聚了无数人情感的表海楼毁于战火,仅存古台。明成化年间,知府李昂移建于北关西侧,明末清初,再次遭劫,原遗址踪迹难以寻觅。



2014年表海楼迎来重生的春天。新址位于南阳河北岸,紧邻偕园,为宋代仿古阁楼式建筑。总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,建筑层数内部加台基五层,外观三层,高37.9米。整体外立面采用金属仿古斗拱、瓦当等构件装饰,屋脊、檐角有走兽,重檐舒翼,歇山式十字脊顶,紫红色廊柱、门窗和汉白玉栏杆交相辉映,庄重古朴中透着高贵典雅,端庄大气,韵味十足。

表海楼四周绿树环绕,鸟语花香。春有繁花似锦,夏来凉风习

习,秋至硕果累累,冬日雪景如画,一年四季,各有其美,一天到晚,游人不断。最美的莫过于春暖花开的季节,表海楼前的玉兰花、迎春花、连翘花、杏花、桃花、梨花、樱花……竞相怒放,流淌成一片花的海洋。慕名来赏花的人络绎不绝,早起锻炼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。楼前宽阔的广场上,动感十足的音乐声中,一个个青春的身影整齐跃动,一张张飞扬的笑脸绽放着时代的光辉。年轻人健身结束刚走,中老年人纷纷登场,咿咿呀呀的京剧唱腔声中,

一个个优雅的女子袅娜登场,一声声醉人心扉的京胡声将人拉回那年那月的旧时光。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来了,他们拖着长长的风筝线,尽情地跑着跳着闹着,表海楼顿时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。

站在高高的表海楼上,河岸的风轻柔地拂过面颊,心境顿时变得舒畅无比。放眼望去,波光粼粼的南阳河上,柳丝的倒影如舒展腰肢的仙子尽情舞蹈,成群的白鹭有的在水面玩耍嬉戏,有的在空中展翅翩飞,不甘落后的野

鸭也施展轻功,遽然飞起,撞碎满河的白云。一艘艘游船缓缓驶过,划开一道道细腻的波纹,荡漾出一幅流动的画卷。

顺着水流的方向东望,不远处的万年桥坚固安然地守护在原处,六个龙首长鬣水兽依旧雄踞桥墩迎水面,桥栏杆上的《二十四孝图》浮雕清晰可见,柱端形态各异的狮子面目逼真、栩栩如生,端庄典雅的宝瓶纹理细腻、线条流畅,仿佛都在诉说着近千年的故事。万年桥是我国第一座木结构虹桥,张择端所绘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虹桥,即以它为蓝本。张择端生长在青州,万年桥是他进京必经的地方,当他对着万年桥上下左右观察、日日夜夜苦思冥想时,早已把表海楼的影子融进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亭台楼阁中。

表海楼西侧,与万年桥凝神对望的衡王桥上车水马龙,一派繁荣,它已接过万年桥的接力棒,成为南北交通的主力之一。沿着衡王桥下的南阳河溯流而上,就可以到达为纪念范仲淹修建的范公亭、“误入藕花深处”的李清照的纪念馆。

表海楼正南方,原来可以远眺连绵起伏的群山,尽情欣赏青州古八景中的“云门仙境”“驼铃千寻”“剪峰夕照”等胜景,而今只能在重重高楼间隐约寻觅。

清越悠扬的古琴声中,一群汉服女子翩跹起舞,曼妙的舞姿带着人们穿越时空,回到过往。

小院枝头冬枣香

□周东升

不到沾化,你绝对感受不到扑面而来的冬枣文化气息;不进农家,你根本体会不到“房前屋后,三棵枣树”的独特景致。沾化冬枣独一无二的品质,赢得了“天上八月蟠桃美,人间九月冬枣香”的美誉。

有一年金秋时节,笔者到沾化公干。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,在一处古朴、雅致的农家小院里,围坐在一棵缀满玛瑙般冬枣的老枣树下,浓浓的枣香氤氲着。一位儒雅的老人,一边请客人品尝着甜脆的冬枣,一边娓娓讲述着沾化冬枣悠久的历史、独特的地理优势,以及枣花飘香、果满枝头的醉人景色。

老人告诉我,这里的百姓自古就有种植冬枣的传统,因而民间流传着“先有冬枣树,后有沾化县”之说。历经几百年的经验积累,成熟后的沾化冬枣色泽艳丽,有点红、片红、全红之分。

每年6月,家家户户枣花盛开,芬芳醉人。青翠碧绿的枣叶间,米粒般大小的枣花开满枝头,一朵朵,一簇簇,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,有一种嫩黄的朦胧,有一层乳白的素洁,还有一抹青葱的淡雅。一时间,棵棵枣树披金涌翠,大街小巷香甜弥漫。若是赶上微风细雨的日子,站在枣树下,那雨也变得甜丝丝的,可谓“浓浓枣花香,沁人心脾长”。成群结队的蜜蜂,“嗡嗡”地穿梭在低空中,构成了一幅枣花飘香、人勤蜂忙的乡村画卷……老人诗情画意的描述令我心驰神

往。

有道是:“早知沾化冬枣美,何须策马带荔枝。”冬枣的色彩由翠绿渐变为鹅黄的时候,沾化也便有了秋天的味道;若是再泼洒上一抹赭色的红,也就迎来了采摘的季节。清爽的秋风中,艳阳的加持下,乒乓球般大小的枣儿先是星星的点红,继而晕染为片红,再到泛着亮光的全红。家家户户呈现出一派玛瑙缀满庭院树、树上树下采摘忙的丰收景象。沾化的秋天,处处枣香醉人……听着老人绘声绘色的讲述,我禁不住抬头望了一眼院中那几棵果实累累的冬枣树,不难想象到,生活在这物华天宝的黄河岸边,日子过得有多甜。

俗话说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同样的道理,一方水土育一种果。沾化之所以能够让冬枣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果实,这完全得益于黄河的恩赐,老人难掩喜悦地说,这里地处黄河三角洲,属黄河冲击平原,富含有机质,土壤肥沃,疏松透气,涵养适宜,加之地势西南高、东北低,光照充足,气候独特,是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。特别有意思的是,这片土地上栽种别的树木都不适合,连最泼辣的白蜡树也生长不好,可偏偏对冬枣情有独钟,而且只有沾化能种这个树结这种果,别的地方要么光长树不结果,要么结出果子也不好吃……

近二十年过去了,那位和善的老人是否依然安康?那家小院的冬枣是否依然茂盛?

(本文作者任职于中共宁阳县委党史研究中心)

半途山上松

□张伟超

每当忆起年少时追逐远山的情景,记忆总定格在那辆离乡的长途汽车上。暮色中回首,苍青色的群峰正一寸寸沉入地平线,像被暮色吞噬的巨兽脊背。那时我不懂,生命里每座山都会在脚步丈量前,镌刻为记忆的倒影。

十三岁那年,我常奔跑于麦田之中。金黄麦浪里藏着无数道隆起的土坡,每翻过一道,总期待地平线外涌出新的风景。某个暮春的黄昏,当我跃过那道爬满荆丛的土坡时,猝不及防撞见了真正的群山。

夕阳为山体镀上黄铜色光泽,岩壁如斧凿般陡立,山腰处散落着几簇倔强的青松,却愈发显出整座山的冷峻。已记不清为何要向着它狂奔,只记得草屑沾满裤脚,肺叶灼痛后的颓然跌坐。那段永远无法缩短的距离,成了我生命最初的遗憾刻度。

沧海桑田,时过境迁。待我二十三岁毕业后重归故里,早已忘却那座山的方位。幸得挚友引路,方知那是浮山,终于得以触摸到山岩的温度。山中满坡的松针在风中沙沙作响,未开发的山径如断线珠串时隐时现,刺藤勾住衣角,青苔在石阶上布下陷阱。



最险处需手脚并用贴着岩壁挪移,山风掠过耳际时,身后传来挚友的喊声:“过命的交情!”当我们终于立足于山巅,那从年少时便绵延着地对山顶的期待,却在云海中渐渐稀释,最终坍缩成手机定位里一个苍白的坐标。唯有与挚友相携的暖意,仍在记忆中绵绵。

真正读懂山的语言,是在三十三岁,积雪初融时,循着挚友的推荐,顺着崂山的山路独行。转过山坳,巨岩如屏风截断去路。正欲折返,忽见岩隙斜逸出一株野柿树,金红的果实悬在苍黑石壁上,如凝固的火焰般夺目。相

机的快门声惊飞了枝头打盹儿的山雀,扑棱棱的振翅声撞碎满谷寂静。那个未能登顶的午后,却让相机的存储卡,亮起了红灯。

翻阅《徐霞客游记》时,总在墨痕深处瞥见未走完的旅程。古人说“看山是山,看山不是山”,或许真正的山色不在海拔的计量表上,而在攀登时衣袖沾染的松香里。就像那年深秋在青山渔村,忽有云雾漫卷,在山谷间缭绕成海,将半山青松与黛瓦飞檐,逐渐晕成水墨洇染的留白。曾经在麦田里追逐山影的少年在此刻突然惊醒——原来真正的美好不在丈量海拔的瞬间,而是在行至半途的某个转角?

加班的深夜,办公室落地窗外霓虹如海。忽念起少年时追逐的那座山,此刻应正披着月光酣眠。电脑屏幕上折射的霓虹潮涨潮落,我摩挲着夹在《徐霞客游记》中的松针,突然彻悟:那些未抵达的,恰恰构成了最真实的生命图景。

原来,人与山的对话,不在登顶时浮云过眼的虚妄,而在并肩踩碎晨露的刹那,在野柿雀惊的瞬间,在某个平常的夜晚,突然读懂山的温柔——从不是征服峰顶,而是途中,那与万物共鸣的震颤。

(本文作者为青岛市作协会员)